

藏锋于鞘，十年不出，一旦亮剑，必震慑世人，创不世基业！

帝师

来自远方
著

DI
SHI
下

中国华侨出版社





帝师

来自远方 DI SHI
著 關 下

中國華僑出版社
北京

目 录

第四十一章	万寿圣节	001	第五十二章	喜讯	210
第四十二章	偷跑	024	第五十三章	密信	225
第四十三章	重逢	046	第五十四章	请君入瓮	239
第四十四章	风云变幻	066	第五十五章	圣眷	254
第四十五章	不得善终	085	第五十六章	大明船队	270
第四十六章	君心难测	106	第五十七章	大结局	286
第四十七章	形势急转	123	番外一	周世子的升迁之路	302
第四十八章	大胜	143	番外二	皇子的奋斗	305
第四十九章	决心	161	番外三	皇家女婿的励志人生	307
第五十章	针锋相对	180	番外四	历史难断	310
第五十一章	风将起	196	番外五	千万不要做海盗	312

第四十一章 万寿圣节

五城兵马司官兵和顺天府衙役开路，锦衣卫和东厂番役护送，骏马撒开四蹄，飞速穿过南城，疾驰去往宫城。

目睹惊险的一幕，百姓心中忐忑，多退至路旁，屏息凝神，不敢上前。观天子无恙，方长舒一口气。

方才一场混乱，实在是令人惊心破胆。如果天子在混乱中遇刺，哪怕只划破袍角，在场之人，有一个算一个，全都别想跑，必定要到大牢里住上几天，到顺天府走上一遭。

想到这里，众人不禁感到一阵后怕，看向刺客，皆是咬牙切齿，怒眉睁目。

先时引起混乱之人尚未被押走，正捆着双手，蹲在地上。

不知是谁起的头，几块石子砸了过去。

痛呼声仿佛开关一般。

众人的恐惧和愤怒终于找到了发泄的途径。烂菜叶、臭鸡蛋，乃至几只破烂的布鞋，落雨一般砸到几人身上。

“胆大贼子，该杀！”

“杀了他！”

“敢谋刺圣上，诛他九族！”

群情激奋，砸到几人身上的东西越来越多。

看守疑犯的衙役知晓不好，不得不挥舞铁尺挡在疑犯身前。继续砸下去，这几人不死也成残废，还如何问话，怎么查案？

因事发突然，结束得也相当快，除禁卫和顾卿手下的锦衣卫，在场众人不知遇刺的是杨瓚，受伤的是刘瑾，多数人以为杀手的目标是朱厚照。

天子在场，禁卫、锦衣卫保护也都在，这些人费大力气行刺一个四品佾都御史，简直令人无法相信。说出去，十人中必有九人目瞪口呆。

杨瓚自南归来，纵然海上不便，陆上总能动手。

从登州卫到京城，钦差队伍穿行鲁地，一路之上，山林险地不缺，刺客下手的机会定然不少，但现在偏偏要等到京城，在厂卫和三法司的眼皮子底下动手，绝对是脑袋被驴踢了，而且不止一脚。

“让开！都让开！”

“拦路者与疑犯同罪！”

十几名衙役挥舞着铁尺，挡开周围的百姓。

一名番役提醒，行刺之人是否被抓尽尚未可知，假使有人躲藏，趁机撵掇百姓，利用民意，在乱中取疑犯性命不是不可能。

“谋刺之人，罪证确凿，可交给刑部发落。他人知情与否，当重审。”

六人抓着疑犯，余下的人则抬起伤者，冲开人群，快步返回顺天府。

经衙役高喊，众人冷静几分。

牵扯行刺之事，非同小可，绝对无法善了。

要是谁万一引来怀疑，被押入顺天府，关进刑部大牢，哪怕查证清白，归家之后，也会被异样的目光看待。即便无罪，也会被故交邻里疏远，想洗清名声，怕是难之又难。

在场有几名读书人，最先考虑清楚，心惊之下，忙扬声劝说众人，不要被贼人利用，让开道路，容衙役过去。

“谋刺之事，非同小可。诸位父老，还须让开道路，容几位差人离开。”

“早些过堂，必能早些戳穿阴谋。”

“陛下返回宫城，吾等聚集在此，阻碍法司衙门，无异于相助贼人。诸位父老听我一言，暂且归家，事情当会水落石出，犯人必将伏法！”

几个读书人的劝说对百姓十分有效。

道路让开，百姓退到两旁。

衙役抱拳谢过，迅速前行，同官兵会合，押解疑犯，分别送往顺天府和刑部关押。

搜出贼人的酒楼茶肆被官兵层层包围，不许进出。待人群散去，由锦衣卫当场问话。凡可疑者都被锦衣卫和番役押走，连同抓到的三名杀手一并送往诏狱，再行审讯。

“凡有嫌疑，一概捉拿，绝不轻纵！”

牟指挥使发了狠，再不见往日的宽厚，下令北镇抚司上下，宁可抓错，不容放过。

牟斌也是无法。

江浙事了，赵榆抓回的十几人都出自北镇抚司。他身为指挥使，责任无法推

脱，为免晚节不保，牟斌只能提前致仕。

奏疏已经写好，他只等时机到了就递送上去。

牟斌把握住机会，让位顾卿，好歹能得一份恩荣，保留体面，哪承想，临到最后，竟出了这么一档子事！

事情查清，尚可以不功不过，无法揪出主谋，休言恩荣致仕，怕会到牢里住上几年。

牟斌如何不怒？

牟指挥使手段之狠，酷吏难比，足让贼人胆战心惊。

“京城之内，天子脚下，竟发生此等骇事。贼人胆大包天，我等亦是无能。为息天子之怒，必要查个水落石出！”

“遵令！”

北镇抚司上下齐动，校尉和力士狼顾虎视，气势汹汹，联合东厂番役，将南城翻过来也要查明真相。

牟斌、王岳亟须知道：到底有没有漏网之人，事情的主谋是否藏身在京城中，此事背后究竟有没有藩王的影子，来京朝贡的使臣是否牵涉其中？

锦衣卫和东厂番役齐出，谋刺一事飞速传遍神京。

鸿胪寺和四夷馆外的官兵更加越发警觉。除了朝廷官员，无论是藩王府长史随员，还是番邦进贡贺寿的使臣，全部许进不许出，更不许内外递送消息。

消息遮掩不住，藩王长史最先得知，冒出满头冷汗。

行刺皇帝是向天借胆！此事非同小可，自家王爷是否会被牵连，实在是说不准。可惜官兵守卫太严，无法送出消息，不然的话，给王爷提个醒，至少能让王府上下有所准备。

“一旦朝廷动手，王府辖内恐不得安稳。”

往好处想，事情不牵涉藩王，顶多被厂卫过几遍筛子，虚惊一场。真是心大的几位动的手，左右牵连，各地的藩王都要吃挂落儿。

朝廷早看几位藩王不顺眼，趁机大动干戈，可能性极大。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王府倒了，身为王府长史，还能得好？

想到这里，几名藩王长史都面现凄然。

如今想来，藩王懦弱无能，沉迷于酒色中，不好读书反倒成了优点。只要不是演戏，自会让天子少些忌惮。这样的人不会覬覦大位，也没那个本钱。相比之下，藩王勤奋好学，礼贤下士，虚怀若谷，将封地治理得井井有条，放到当前，怎么看怎么可疑。

想明之后，宁王府、晋王府和安化王府的属官被明里暗里地疏远。早晚要倒霉的人，还是远着点好。

听闻消息，四夷馆中也是议论纷纷。

番邦使臣都是又惊又怕，明面上发誓同此事无关，关起门，一个赛一个地萎靡，靠在椅子上长吁短叹。

“到上国朝贡本是一桩美差，旁人争都争不来，哪里想到……唉！”

有番邦境内不平，国主屡遭行刺，无论是否成功，国内都将掀起一场腥风血雨，动荡好一段时间。

“上国天子遇刺，实是骇人听闻，只希望不会牵涉四夷馆内，不然，我等都要受到牵连，被上国问罪。运气好的，尚能回国，运气不好的，必会下狱，再等不到回国之日！”

“不会吧？”

正使摇摇头，担心自家性命之外，更忧心国内。

如果真是哪个番邦使臣不老实，心生歹意，而自己只因同在四夷馆，就受到连累，当真是冤枉。

“上国震怒，迁怒我等，恐将有兵祸。”

正使之语，绝非危言耸听。

日前，四夷馆内的使臣都曾在华盖殿受宴，远远见过天子。这位年少的皇帝同他的父亲完全不一样。在他身上，隐藏着可怕的独断与凶猛，待到释放那日，必如炽烈火焰般吞噬周遭的一切。

凡与之为敌者，必遭火焚！

朱厚照回宫后，太皇太后、吴太妃及张太后先后遣人来问，夏皇后更是从坤宁宫赶来，在乾清宫前请见。

“谷伴伴，高伴伴，尔等去给两宫回话，言朕平安无事。杨先生之事，不必多说。”

假如知晓遇刺的是杨瓚，两宫非但不会放心，八成还会皱眉。

身为臣子，竟连累天子遇险，当问其罪！

朱厚照明白，不是两宫不明事理，而是人有亲疏，君臣有别。不说两宫，便是朝中文武闻知真相，也会上疏弹劾，不明言失责，也会借机泼几盆污水。

回宫之前，他特意叮嘱牟斌，尽量藏住真相。

“传朕遇刺，便随他去，无须澄清。”

杨瓚很是感动。

朱厚照下谕，谷大用和高凤翔齐声应诺：“奴婢遵命！”

“去吧。”

朱厚照没宣皇后进殿，而是亲自出殿，将皇后迎进暖阁。

夏福一身红裙霞帔，发成飞髻，戴两支凤钗、一支金步摇。

凤身点翠，以宝石为目，阳光下，斑斓夺目；步摇以纯金打造，细细的金链，高矮悬挂三枚珍珠，随走动轻轻撞击，映着乌发，越发显得皇后娇丽无双。

夏福有孕，近日开始显怀，人也变得圆润起来。

两宫都免了请安，吴太妃重新接手内宫之事。长春宫和万春宫的妃嫔被张太后敲打，谁也不敢在这时动心思。

张太后说得明白，谁敢让皇后不自在，谁这辈子就别想自在！

王太皇太后更干脆，遣女官去往长春、万春两宫，名为教导，实则为盯住十几名妃嫔。谁敢动一点儿心思，不管是有品级的还是无品级的，一概交给内局发落。

先时往乾清宫送膳食的吴昭仪被重点“关照”，撵掇她的沈妃、王嫔同样被多次提点。

“入冷宫是轻的，一张草席卷出去，甚至连累家人，到了阴曹地府，那才是追悔莫及！”

耳闻诛心之言，三人脸色发白，却不敢出言驳斥。

待女官离去，吴昭仪坐到榻旁，如无事一般，开始绣花，针脚依旧细密。

沈妃斥退宫人，咬着嘴唇，猛然挥袖。清脆声中，瓷壶茶盏碎裂满地。

王嫔拉着心腹宫人，低声吩咐宫人、中官，皇后生产之前，绝不可靠近坤宁宫，见到皇后车舆，也要远远地避开。

“这个时候不要你们机灵，越笨越好！”

“奴婢遵命。”

两宫联手敲打，长春、万春两宫内的美人比初入宫时还要老实安静。

坤宁宫中，女官和掌事太监喜上眉梢，当天就把此事禀报给了夏福。

没想到，夏福只是牵了牵嘴角，双手覆在身前，并未露出太多喜色，其后，更严令坤宁宫上下不可得意忘形，更不可仗势欺人。

“凡被本宫查到，一律严惩！”

闻讯，太皇太后和吴太妃暗点头，张太后越发喜欢这个儿媳妇，往日存下的芥蒂就此烟消云散。朱厚照再往坤宁宫跑，三位长辈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随他去。只要不出格，两宫轻易不过问。

知道了两宫的态度，不蹬鼻子上脸，就不是朱厚照。于是，天子无视宫规，又开始在坤宁宫留宿。

皇后劝不住，急得眼圈发红，还是张太后出言：“无碍，当初哀家怀天子时，先帝也是这样的。”

此言一出，想趁机做动作的人全都歇了心思。

自此以后，夏福在宫中的日子当真可用“舒心”二字来形容。

她不用劳心宫务，无须担心失宠，每日里就是蒸些糕点，做些硬糖，遣人送往乾清宫，和天子分享。

随着肚子渐显，皇后的口味开始发生变化，从喜甜变成喜酸，又从喜酸变成喜辣。

为了让皇后吃得好，尚膳监用足心思，搜集能够添加辣味的材料，自葱、姜、蒜到食茱萸，一样没落，全都用了个遍。最后是出身南疆的一名厨子脱颖而出，拔得头筹，用食茱萸制成艾油，开了皇后的胃口，得赏三两银子、两匹绢。

尚膳监众人皆是羡慕不已。

赏赐多少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脸面！

朱厚照好奇心重，用一口皇后的膳食，脸立即皱成一团。

辣不要紧，酸也没关系，甜更不成问题，关键是，几种味道混合在一起，怪异得难以想象。

偏偏皇后吃得津津有味，比两个拳头还大的瓷碗，整整三碗下肚，皇后仍然没有停筷，直到面盆见底，才依依不舍地放下筷子。

旁人经历的孕吐，夏皇后压根儿不知道是什么滋味。每日里三餐加量，皇后的饭量直线上升，按照院判的吩咐，到御花园走一走，回来又要加一碟点心。面对这样的皇后，朱厚照只能甘拜下风。

帝后的关系越来越好。

听到天子遇刺，夏福心中焦急，顾不上其他，饭碗一丢，赶往乾清宫。

虽然吃得多，夏皇后仅是圆润，动作依旧利落。

不到半刻，朱厚照从殿内走出，见皇后脸色有些发白，吃惊不小，当即一步两阶，几乎是跑到皇后跟前的。

张永很无奈，跟在天子身边久了，不习惯也得习惯。倒是跟着皇后的宫人被吓得不轻。

天子磕碰是一则，更重要的是，万一撞到皇后，如何是好？

有宫人握拳，时刻做好准备，万一皇后被撞，他们第一时间伏地，不敢拦天子，给皇后垫腰总是可以的。

“陛下。”

皇后福身，被朱厚照直接托住。

“梓童怎么来了？有事何不遣宫人过来？说一声，朕自会过去。”

“陛下，妾担心陛下。”

帝后行过殿门，进入暖阁。

朱厚照令张永关门，三两句解释清楚，道：“遇刺的不是朕，梓童尽管放心。”

“陛下，妾……”皇后有些犹豫，“妾有一事，请陛下应允。”

“何事？”

“未亲眼看过，妾不放心，可容妾亲眼看看？”

“朕没遇刺，也没伤。”

“陛下！”

“好吧……”

皇后红了眼圈，朱厚照败下阵来。

“陛下允了？”

“允了。”

无非是撸起袖子，至多除件外袍，看就看吧。

“谢陛下。”

皇后行礼，旋即起身，直接托起朱厚照，利落地扛在肩上，迈步就往内室走去。

“梓童？”

“陛下放心，妾只看看，绝无其他。”

“不是……”

头朝下，朱厚照无语片刻，猛然抬起头怒视张永。

不许看！

张公公早低头垂目，心中默念四个字：皇后威武！

坤宁宫的女官被关在暖阁外，万分有幸，没能目睹此景，也没被天子狠瞪。

朱厚照被扛到榻边，按倒，除去龙袍，几次想起身，又被按了回去，无奈，只能认命。得妻如此，夫复何求？又能何求？

这样的感慨，杨瓚不懂，顾昞臣和谢丕也未必懂，张铭更不可能懂。唯一能理解之人，此刻正在倭国挖掘银矿，为充实内库储备，不辞辛苦，兢兢业业。

长安伯府。

一别数月，杨瓚走进府门，竟有些陌生。他被扶下马，还没来得及迈步，即被打横抱起。

“顾同知。”

“嗯？”

“下官伤的是手。”

“哦。”

当着伯府长史，顾卿抱着杨瓚一派坦然，好似怀里的不是个大活人，只是个口袋。

杨瓚无语，挣扎两下，顾同知放在腰上的手却更紧了。

四下里先后传来抽气之声。

早知道会这样，他宁愿顾伯爷再躲些时日，可以想见，今日之后，他同顾卿的莫逆之情将更上一个台阶。一路伴着抽气声，杨御史淡定地转头，装起鸵鸟。

事情已经这样了，他不淡定还能如何？下意识地捏住耳根，碰到掌心的伤口，不禁蹙眉。

究竟是谁下的手？

杨瓚尚没有头绪，他得罪的人实在是太多了，采用排除法都未必有效。

“伤口疼？”

“无碍。”

杨瓚否认，舒展两下手指，靠在顾卿肩上。

脸皮不厚没法做官，更没法做言官。这就当是考验意志力了，锻炼脸皮，自能安然处之。

或许是顾卿的手臂太有力，靠得太舒服，或许是熟悉的气息让他安心，总之，在穿过两厅，抵达后厢时，杨瓚迷迷糊糊有了睡意。

闭上双眼，他干脆什么也不想，反正顾卿总不会把他卖了。

杨瓚打了个哈欠，直接睡了过去。

顾卿停下脚步，顿了顿，没有转向客厢，而是取道回廊，直往正房。

“伯爷，您这是……”

长史欲出言，被顾卿扫一眼，半截话咽回肚子里，只能跟着顾卿穿过回廊，快走两步，推开正房门，等伯爷走进室内，照吩咐取来热水和伤药，用最快的速度退了出去。

长史心道：离开北疆日久，自己都快忘记伯爷是什么性子了，按照老侯爷的话，这就是个心狠手辣、能让人撞墙的主。

话不好听，但老侯爷当时的表情，马长史记得清清楚楚。

回京之后，伯爷稍有收敛。

世人多以为伯爷只是性子冷，仅有从北疆跟来的弟兄知晓，伯爷发起狠来，连鞑鞑都要撒丫子飞跑。能得伯爷这般看重，该言杨御史大无畏，还是该为他掬一把同情泪？

马长史停在回廊下，望一眼合拢的房门，摇了摇头。

无解啊！

杨瓚醒来时，受伤的脸侧、掌心均感到清凉。

室内未点烛火，月光自窗缝洒入，映出点点光斑。

杨瓚懒洋洋地翻过身，头有些昏沉，张开五指，这才发现伤口处覆着一层薄

薄的药膏，试着搓了搓，淡淡的药味飘到鼻端。他便是不通药理也知道，这是难得的好药。

闭上眼，杨瓚捏了捏眉心，想继续睡，但肚子发出抗议声。

室内没有滴漏，以天色判断，应过了酉时，将届戌时。

返京途中，杨瓚一行人为加快速度，免生枝节，一切从简。膳食都是事先预备好的干粮，干巴巴的，咬不动，用水泡软，勉强能入口，味道自不用说。

杨瓚胃口不好，从昨日至今日，满打满算，只用了两个馒头，抵京之后，又遇刺杀，连一口水都没喝，倒头就睡，一直睡到现在，不饿才怪。

呻吟一声，杨瓚当真不想起来。

舟车劳顿，人困马乏，不歇还好，一旦躺下，就立即感到疲劳与饥饿，四肢酸疼，肚子鸣叫，关节仿佛生了锈，动一动都难受。

杨瓚平躺着，单臂搭在额前，抿紧嘴唇，试图不起来。

理智告诉他，该起身填饱肚子才好继续休息，奈何惰性使然，自己压根儿不想动。

“没辙啊！”

果然人不能放松。

在江浙时，他熬油费火，终日忙碌，事情最多时，一天仅能睡两个时辰，醒来后依旧十分精神，说话办事不见半点儿拖沓。回京不到一日，他就躺在榻上不想起身，累积的疲劳全部涌上，骨头缝都开始疼。

想到这里，杨瓚叹息一声，对着半垂的帷帐，神情忽然发生变化。未受伤的手试着探向榻边，在心中默数。

这似乎有点儿不对。

醒来这么久，他竟然没有发现，这里压根儿不是他长居的客厢！先不说桌椅和屏风，同客厢内相比，这张床榻竟然大了一倍！

撑着胳膊，杨瓚坐起身，靠着一侧床栏，皱眉打量四周。

床前一面六扇屏风，他换下的常服挂在屏风上。屏风左侧，靠墙处一个木架，上摆一只瓷瓶，细长瓶颈，通体青釉。

自榻上下来，杨瓚伸个懒腰，信步绕过屏风，视线豁然开朗。

陈列奇珍的百宝架，悬在墙上的黑鞘宝剑，靠窗一张大案，上面笔墨纸砚齐全。

一扇雕花拱门隔开内外室。

杨瓚站定，终于明白自己身在何处。

这算是登堂入室？

引申含义不对，仅从字面理解，却是相当形象。

马长史曾言，自长安伯府建成，正房就是禁地，除了伯爷，镇抚司的同僚很

少来府上，连老侯爷和世子都少有踏足。两人若遇上天晚留宿，大都歇在客厢。

锦衣卫的身份本就特殊，顾卿掌管诏狱，更添一层特殊，连同僚都忌讳三分。有事没事，很少有人登门拜访，除非是想找不自在。如杨瓚般借宿府中，一住就是数月，压根儿不急着离开的，实在是少有。

杨瓚停在桌旁，在烛台下摸索，果然发现一枚火折子。他轻轻吹了吹，纸卷很快燃起，橘色火光映亮双眼。

灯烛被点亮，盖上琉璃灯罩，烟火随精巧的设计流入灯体，消失不见。

黑暗被驱散，杨瓚坐到凳上，看着闪烁的火光，静静沉思，腹中轰鸣声都被忽略了。

留他在正房是顾卿的意思？

杨瓚撑着下巴，手指敲在桌上。回忆起进府后的种种，他蓦然发现，顾伯爷太合作，之前想好的办法竟有多数用不上。

“头疼啊！”

人躲着，他头疼，不躲了，一样头疼。不得不承认，他看人的眼光实在是有待加强。

顾卿的性格着实难以捉摸，杨瓚本以为猜到几分，结果呢？照旧被耍得团团转。

事到如今，他仍没发现顾伯爷是故意躲着他，等鱼上钩。他脖子上长的不是脑袋，是傻瓜，还是空心的。

叹息两声，杨瓚眯起双眼。

本来简单的一件事，变成现在这样，实在令人无语。他只能说自己聪明反被聪明误。

杨瓚在心中刚刚下了“直来直去”的决定，房门即被推开。

烛光闪烁，顾卿提着一只食盒走进室内。

顾同知一身青色道袍，乌发未成髻，仅用布带系住，披在肩头上，走到近处，沐浴后的清香袭来，发梢仍在滴水。

灯下的美人，肤白似玉，眉如墨染，唇不如往日般鲜红，神情中少去了刀锋般的冷意，多出几分慵懒。

顾卿立在桌旁，手臂提起。

两层的食盒，隐隐飘出面食的香气。

“四郎醒了？”

四郎？

注意力从食盒上移开，杨瓚微讶，看向顾卿。

“顾同知？”

“我记得那日，四郎唤我靖之。”顾卿侧首，眼中笑意更加明显。

轰！

一道早天雷，杨御史瞬间石化，嘴巴开合，硬是说不出半个字。

未再多言，顾卿直起身，取下盒盖，一碗热腾腾的汤面摆到杨瓚面前。

“四郎该饿了。”

碗摆上，筷子送到手边。

见杨瓚迟迟不动，顾卿挑眉，片刻后竟收回筷子，取出一把瓷勺，舀起鲜浓的高汤，试了试热度，送到杨瓚嘴边。

烛火轻摇，焰心炸裂，噼啪作响。

杨瓚看看顾卿，再看看瓷勺，张嘴也不是，不张也不是。

“同知，这有点不妥……”

话到一半，汤已送入口中。鲜味沁入味蕾，咽下去，再张口，又是半勺。三勺之后，杨瓚认输，主动拿起竹筷，挑起细如发丝的长面，送入嘴里。

鲜美的高汤，劲道的面条，口感极好的牛肉，碧绿的青菜，加些醋，杨瓚顿时胃口大开，整整一碗，连汤带面，全部下腹。

杨瓚放下筷子，额头上冒出一层薄汗，肚子撑得滚圆，擦擦嘴，盯着空空的大碗，不敢相信，自己竟吃了这么多，果然近朱者赤，和饭量大的人相处，胃口也会不自觉地变大。

“用好了？”

“嗯。”

杨瓚点头，抛开体统，开始在室内踱步，以助消食。

顾卿看得有趣，没有出声，收好食盒，送出门外，等杨瓚净过手和脸，将他带到室外。

圣祖高皇帝有明令，无论文武，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栱，不许绘藻井。

伯府营造，严格按照规制，无论是厢房还是楼居，一切从简。

从外部看，厅堂、门匾无半点儿奢华，走进室内，看到御赐的字画摆件，祖传的古玩兵器，才会发现伯府底蕴之厚。不提同朝的勋贵，即便是宗室外戚，也会被伯府甩掉一大截。

月正当中，银辉洒落。

回廊两侧，不见奇花异草，一株梅树孤零零地立在院中，伴着一张石桌，两张圆凳，月光下别有一番韵味。

“这株梅树种下已近百年。”

“百年？”

顾卿颌首，引杨瓚步下回廊，行到树旁，单手覆上树干，神情中带着一丝道

不明的怅惘。

“长安伯府本为公主府，是仁宗皇帝赐给曾祖母的。”

杨瓚很诧异，单从宅室布局看，压根儿看不出长安伯府曾经是公主府。最可能的解释是，逾制的厅堂、楼阁俱被拆除，其花费足够再建造一座宅院。

月光中，顾卿立在树下，青袍乌发，眉飞入鬓，整个人似白玉雕琢，精致绝伦，却带着说不出的寂寥。

“我从未见过曾祖母，仅从祖父和父亲口中听闻。”

顾卿抬起头，视线越过树顶，遥望天幕。

“曾祖母极得仁宗皇帝喜爱，同当时的太子，也就是日后的宣宗皇帝关系甚笃。”

杨瓚安静地听着，没有出声。

“顾氏随太宗皇帝靖难，因有功得封爵位。曾祖蒙两代天子赏识，得尚公主。”

说到这里，顾卿收回视线，垂下双眸。

“后经仁宗、宣宗两朝，至英宗朝，王振当道，引发土木堡之战，几十万精锐尽丧。曾祖父同当时的英国公以及五十余名文臣武将，尽皆战死。”

之后的事，顾卿无须再说，杨瓚都已知晓，即便不知，也能猜到。

大军惨败，天子为瓦剌挟持。兵临城下，以于谦为首，群臣劝服太后，扶立新君，誓不对瓦剌低头。大明的铮铮铁骨，文武的浩气，悲壮且令人钦佩。

攻不破厚重的城门，攀不上丈高的城墙，鏖战七天七夜，留下一地尸体，瓦剌狼狈收兵。

英宗皇帝被放回，皇位上坐的却成了郕王。

兵败问罪，王振已死，同其沆瀣一气的锦衣卫指挥使被群臣当殿毆死。

英宗之责，群臣皆知，却不能当真问罪。为平天下之口，顾氏同少数武将文臣，名为败军之将，流放戍边，实则成为天子的替罪羊。

“满门获罪，曾祖母弃公主之尊，以罪官家眷身份前往北疆，终生未再返回京城。祖父和父亲戍卫蓟州，连年抵御鞑靼入侵，立下无数战功。成化年间，祖父去世，家父以战功升任佥事。先帝登位，顾氏冤屈得雪，举族奉诏还京，发还家宅，恢复爵位。家父为一等侯，世袭罔替；兄长立为世子，入金吾卫，不久升任佥事；我入锦衣卫，后累功受封一等伯。自此，顾氏一门两爵，恩荣一时无两。”

话到这里，顾卿再次顿住。

“封爵的旨意下达，家父开宗祠，敬告祖宗，我从侯府搬出，同兄长分宗。”

分宗？闻听此言，杨瓚诧异难掩。

分家，仅是划分家产田宅，别府另居。无论老侯爷在世与否，后代子孙仍为一宗。分宗，从本质上讲，则成为实实在在的两支，其后代子孙血缘相近，关系却比表亲更为疏远。

“同知，这……”

“四郎，”顾卿看着杨瓚，眸光流转，声音轻缓，“可否唤我靖之？”

“……”杨瓚张张嘴，声音却卡在喉咙里。

好在顾卿笑了笑，就此揭过。

“古有言，盛极必衰。顾氏荣宠已极，分宗为必然。”

杨瓚蹙眉，顾卿的话，犹如一把重锤，狠狠地砸在他的心上。

“为顾氏全族考虑，长安伯之爵万不能延续，一代当止。”

祖上为靖难功臣，有公主血脉，几番起落，父子皆战功赫赫，名镇北疆。

一门双爵，世袭罔替，族人俱荣，距功高震主仅差半步。

先帝能容，后世帝王岂会不生忌惮？

一旦落难，怕要祸及全族。

帝王心术，身为臣子，不能有半点儿侥幸。

一代？

蓦地瞪大双眼，杨瓚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这岂不是说，从最开始顾卿便被顾家放弃了？

“伯爷，这其中是否有误会？”

“并无。”顾卿摇头，侧过身，“当日我于先祖牌位前立誓，此生不娶妻，不纳妾，不留子嗣。”

声音入耳，杨瓚脑中嗡嗡作响。

杨瓚攥紧五指，掌心的伤口开始阵阵发疼。

“杨金宪归乡时，曾立下同样的誓言，可对？”

咬了咬嘴唇，杨瓚点头，艰难地吐出一个“是”字。

“甚好。”

顾卿浅笑，星光愈亮，银辉渐远。

僵硬片刻，杨瓚闭上双眼，终于明白，顾卿为何对自己这般友善，两人当真是同病相怜。

“顾卿。”

“嗯？”

“我非愚人，亦非善人。”他立下重誓，为族人，也为自己。

“我知。”顾卿低头，“今日口出此言，唯有四郎能懂。”

夜风拂过，袍角微动。

杨瓚沉默半晌，越过顾卿的肩头，看着月光下的梅树，眼珠子转了转，忽然对着屋檐上的几位挥了挥手。

他都能发现，顾伯爷不会不知道。

顾卿能够道出两府的家事，不怕轻易传出，唯有一个解释：这几人深得顾卿信任，必然是心腹。

两人消失在廊角，藏身在暗处的护卫依旧僵硬，仿佛同墙壁、廊柱融为一体。

正德元年，十月己亥，还京第三日，杨瓚方至吏部签文，后至有司交还腰牌，请发新官服。并非杨御史故意拖延，实是有难言之隐，无法说于人知。

“朝服，公服，常服，官靴。”

针宫局掌印太监仔细核对，看到落款是谁，半点儿不耽搁，立即寻到簿册，交代织工，他事暂且放下，先为杨瓚赶制官服要紧。

“罗公公，朝官的官服为何发到了针宫局？是哪里弄错了？”

“糊涂！”

针宫局掌印瞪眼，给了徒弟一个白眼：“旁人自是如此，这位能一样吗？”

“小的不明白，您老给说说？”

“你个猴崽子，属滚刀肉的！”罗公公气乐了，离开织造房，袖着手站在廊下，道，“御前伺候的几位，你可都见过？”

小黄门点头：“那几位都本事了得，比得上先帝时的宁公公和扶公公。”

针宫局掌印太监点点头，道：“这位杨御史可是连张少监都要赔笑脸的人物。刘少丞威风吧？被抽两顿，一声不敢出，见面还要先弯腰问好。”

“哟——这位竟这么厉害？”

“不然，你以为咱家会让下边赶工？”罗公公又给了徒弟一个白眼，“天子口谕，杨御史的官服全交给针宫局，官帽、朝靴都交给巾帽局。这样得盛宠的人物，历朝历代有几个？”

小黄门又吸一口凉气。

四品的言官竟和驸马宗室一个待遇？

“规矩都是死的，人却是活的。天子一道口谕，不合规矩又如何？”罗公公拍了拍徒弟的头，道，“咱家这辈子也就这样了，你好歹和咱家一个姓，七拐八绕的亲戚，有个师徒名分，想在这宫里出头，好好学着点儿吧。”

“谢公公教诲。”

“得了，去织造房看着点儿，活计做完，你亲自给杨御史送去。”

“谢公公提携！”

“杨御史现居长安伯府。”罗公公咂咂嘴，似有几分不解，旋即抛开，“长安伯是北镇抚司同知，管着诏狱，府里的门房八成都是锦衣卫。你过去时千万机灵点儿，别惹麻烦，更别浪费了天降的好机会。”

“是！”